

午夜文库典藏本·第二辑

GINZA YUREYI

# 银座幽灵

(日)大阪圭吉 著 林敏生 王鹏帆 王诗怡 译



O s a k a K e i k i c h i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 银座幽灵

(日) 大阪圭吉 著

林敏生 王鹏帆 王诗怡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座幽灵 / (日) 大阪圭吉著; 林敏生译. --2版.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133-0162-6

I. ①银… II. ①大… ②林… III. ①推理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2074号

---



## 银座幽灵

(日) 大阪圭吉 著; 林敏生 王鹏帆 王诗怡 译

责任编辑: 褚盟 王津

统筹编辑: 王欢

责任印制: 韦舰

装帧设计: wesign 未设计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910×1230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82千字

版次: 2009年2月第一版 2011年6月第二版

书号: ISBN 978-7-5133-0162-6

定价: 32.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 奇迹的作家·纯粹的推理

### 推理的黄金时代

纵观世界各国推理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其中有着种种相似和巧合。这些相似和巧合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推理文学自身特点作用的必然结果。

在欧美，推理文学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被称为“短篇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以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创作的“福尔摩斯”系列作品为发端，包括G.K.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杰克·福翠尔的“思考机器”、欧内斯特·布拉玛的“盲侦探卡拉多斯”、奥斯汀·弗里曼的“微物侦探桑戴克”等作品。

这一时期推理文学以短篇小说为主要表现形式。受时代和篇幅限制，这些作品大多比较注重诡计设计和逻辑推理过程，侦探往往

会单刀直入地触及谜底，不大注重人物刻画、情感描写以及情节转折。也正因此，后世对“短篇黄金时代”作品的评价一向比较两极化，但其历史地位和对推理文学的影响，是无法忽视的。而这一时期的推理作品因为一直奉行“解谜至上”的创作理念，也被誉为“最纯粹的推理小说”。

无独有偶，当今推理文学重镇日本也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有争议的、又无法忽视的时期。

推理小说对日本来说是“舶来品”，在十九世纪末由以黑岩泪香为代表的一批先行者引入本土。到二十世纪初，经过几代推理人的努力，这一文学形式最终迎来了第一个丰收期。

一九二三年，江户川乱步发表推理小说《两枚铜币》，标志着日本推理文学进入了战前本格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绝大多数作家都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和舞台，因此通常被称“新青年时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有本格派大师江户川乱步，变格大师横沟正史，富于文学表现力的木木高太郎，擅长理学知识的甲贺三郎，以医学见长的小酒井不木，注重法理程序的浜尾四郎等。和欧美的“短篇黄金时代”相比，日本的“新青年时期”有着明显的本土特征。一方面，相比与欧美的“纯粹推理”，日本这一时期作品显得相当多元化。谜底的揭示、故事的离异、气氛的诡异、知识的炫耀、思想的阐释等等，都成为作品表现的内容，给读者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感受；另一方面，也正因为风格的多元化，造成了这一时期的作品水平参差不齐，总体成就不高，不及欧美同一时期的作品取得的成就和地位辉煌。

但有一位作家却堪称“另类”。他不被时代和环境左右，一生坚持本格路线，坚持“解谜至上”的创作理念，得到了同行和读者的

肯定。他的作品平实质朴，逻辑推理过程公开严密，打开了日本本格推理创作的新篇章。

他就是被称为“奇迹作家”的大阪圭吉。

## 奇迹作家

大阪圭吉，本名铃木福太郎，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日出生于日本爱知县。一九三二年，大阪圭吉以一篇《食人浴室》参加征文大赛，获选为“佳作奖”。之后，在当时推理巨匠甲贺三郎的推荐下，大阪圭吉在最知名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百货公司的绞刑官》，一举成名，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大阪圭吉一生钟情于短篇创作，共留下了几十篇推理小说，其中包括《船工杀人事件》、《白鲛号杀人事件》、《花束之虫》、《葬礼火车头》、《溶雪》、《石墙幽灵》、《银座幽灵》、《坑鬼》等已成为推理文学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地标式作品。

大阪圭吉的“本格”天赋是无人可及的。当他已经可以和江户川乱步、甲贺三郎、木木高太郎等成名已久的前辈大师比肩而立时，年仅二十四岁。大阪圭吉可谓青出于蓝，他在字里行间精准地展现出欧美黄金时代的古典风范，纯粹而细致的推理彰显着正统推理文学的独特本质，在同时期无人能居其右。因此，“奇迹作家”大阪圭吉也得以和“超人作家”小栗虫太郎、“怪物作家”梦野久作并称为日本战前本格时期三大家。

但战争无情地中止了大阪圭吉的创作生涯。一九四三年，大阪圭吉受征召奔赴战场。两年之后的一九四五年七月，他病逝于吕宋岛，年仅三十三岁。

就这样，大阪圭吉和他为数不多的推理作品如流星般划过世界推理文学的夜空，留下了短暂却无比璀璨的光芒！他的一生，他的作品，他的创作理念，他所取得的成就，都无愧于“奇迹作家”的称号！

## 最纯粹的推理

日本“新青年时期”的成就和影响不及欧美的“短篇黄金时代”，是有其必然原因的。

西方世界受启蒙思想引导，注重逻辑分析，崇尚科学精神。体现在推理文学上，便是对“解谜”的孜孜以求。而日本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分析精神稍显不足，比较强调“悟”的作用。再加之本土环境的影响，使得日本文学及其他领域都比较注重感官刺激，喜欢更多地通过感官认知事物。因此，日本这一时期的推理作品有些离奇怪诞、五花八门就不难理解了。也正因如此，大阪圭吉的“本格”追求也就显得格外珍贵和可敬。

大阪圭吉曾在其随笔《蝌蚪的故事》中阐明了自己的创作理念。他认为，一篇小说，尤其是推理小说，如果片面地强调故事的离奇、情节的逆转以及不可能犯罪之类的诡计设计，一旦解答牵强或有失公平，就会令读者丧失阅读的乐趣，降低作品质量，以致影响到推理文学整体的发展和地位。大阪圭吉将这类布局和结局水准反差很大的文章称为“蝌蚪文章”，即“头大尾小”之意。他认为，推理小说的核心应该是、也只能是“逻辑解谜”，与其异想天开地追求一些“变格”元素，不如注重谜团的构架和筛选，这样“至少前途绝对不会悲观”。

这就是大阪圭吉永不放弃的追求——绝对不做“蝌蚪作家”。

大阪圭吉的这一创作理念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后世创作者的创作。推理巨匠鲇川哲也称其为“日本战前短篇本格第一人”，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不断将大阪圭吉的作品加以整理，结集出版，评论研究，重新审视其历史地位；经过战后的“宝石时期”和“社会派时期”，大阪圭吉的作品依然光彩依旧，得到了岛田庄司、绫辻行人、有栖川有栖、法月纶太郎等“新本格”作家推崇。

读大阪圭吉的作品，我们可以享受到最纯粹的推理之趣。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一种古典魅力，一种贵族气质，令人沉迷其中难以自拔。我们不能否认，这些作品以现代的标准审视，稍显遥远，稍显直接。但也正因为此，使得大阪圭吉的作品无法复制，有如一件精美绝伦的古典重器，可以不喜欢，无法不尊重，更无法否认其价值与地位。

本书共收录了大阪圭吉的二十二篇作品，按发表的时间排序，是最能代表其风格、成就最高的作品。其中《幽灵妻》一篇发表于大阪圭吉去世后的第二年，弥足珍贵。希望这个集子可以让所在阅读者了解大阪圭吉，爱上本格推理。

褚盟



## 目录

- |     |          |
|-----|----------|
| 1   | 百货公司的绞刑官 |
| 15  | 船工杀人事件   |
| 27  | 白鲛号杀人事件  |
| 47  | 疯狂火车头    |
| 65  | 花束之虫     |
| 85  | 葬礼火车头    |
| 107 | 溶雪       |
| 123 | 石墙幽灵     |
| 139 | 灯塔鬼      |
| 155 | 闯入者      |
| 171 | 三狂人      |
| 187 | 白妖       |
| 205 | 傀儡审判     |
| 219 | 银座幽灵     |
| 235 | 静止的鲸群    |
| 253 | 寒夜晴      |
| 267 | 坑鬼       |
| 299 | 大百货的订购者  |
| 313 | 三字旅行会    |
| 325 | 香水绅士     |
| 337 | 人间灯塔     |
| 345 | 幽灵妻      |

## 百货公司的绞刑官

那是在某部电影——应该是一部德国影片——的试映会上认识青山乔介后，约摸两个月的事。

清晨五点半，我和青山乔介接到公司打来的电话，为了采访这天一大早发生的跳楼自杀新闻，一同飞速赶往 R 百货公司。

乔介是比我高三届的前辈，以前曾是某电影公司的优秀导演，拥有特殊的地位，不过因为无法迎合日本影迷的一般喜好和公司的营利主义，毅然离开电影界，转为自由研究者，过着平静的生活。他勤奋而有耐性，那如手术刀般敏锐的直觉和丰富的想象力，屡屡让我惊讶不已。另一方面，在科学的各个领域，他又具备能够发挥洞察力和分析力的深邃知识。

我和他刚交往时，原本是抱着利用其惊人的学识来帮助我职业活动的企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野心转为无限的惊叹与敬慕。没过多久，我就搬离本乡的住处，迁居至他居住的公寓内，

而且是他相邻的房间。由此也可以看出，青山乔介这个男人对我而言具有何等难以抵挡的魅力。

五点五十分，我们抵达 R 百货公司。跳楼的现场是百货公司后面东北侧的窄巷，在凝结着血迹的柏油路上，附近商店的店员、工人和清晨路过的行人，有的仰头望着建筑物屋顶，有的彼此频频低声交谈。

尸体暂时被收容在采购部门的商品堆置场，当局正好完成验尸手续。我们进入时，我那位刚升任某某警局调查主任的堂兄愉快地迎上来，同时略带得意之色地说：“这桩案件并非自杀，而是勒索；被害者是这家百货公司贵金属部门的收费员，姓名是野口达市，二十八岁，单身，在尸体摔落处附近，发现掉着掺有几颗钻石的昂贵珍珠首饰；该首饰是前天被害者任职的贵金属部门所遗失的两件商品之一；另外，尸体和首饰是今天凌晨四点，警方巡逻时发现的。”最后，他补上一句，表示这桩案件由他承办。

听完他的说明，我们获准接近尸体，亲眼见到如罂粟开花的凄惨模样。

头盖骨粉碎，脸极度扭曲，上面凝固的黑红色血迹形成恐怖的色彩，颈部有粗糙的勒痕，变成土色的局部皮肤多处裂开，少量的出血浸透毛巾布料的睡袍衣领。因验尸而露出的胸部，同样斜掠交叉着怪异的土色蚯蚓状浮肿，沿着浮肿线条，左胸一根肋骨已折断。尸体全身各处——两只手、肩膀、下颏、手肘等露出部位，留下无数明显的轻微擦伤，毛巾布料的睡袍也有两三处裂开。

我记下这些凄惨景象的同时，乔介大胆地直接触摸尸体，细致地检查手掌及其他擦伤部位，以及颈项间的勒痕。

“已经死亡几小时了？”乔介站起身，问一旁的法医。

“六七个小时吧！”

“这么说，是在昨夜十点至十一点之间遇害的。那么，大约是什么时候被丢下来的？”

“根据路面上残留的血迹，还有头部血迹的凝固状态判断，应该是凌晨三点以前。另外，至少至午夜十二点为止，这条窄巷都还有行人往来，因此时间范围能够限定在午夜十二点至凌晨三点之间。”

“我也是这样认为。还有，被害者为何穿睡袍？他正在值夜班吗？”

乔介的这个问题，法医无法回答。

之前接受调查主任讯问的六位身穿睡袍的店员中的一个代替法医回答：“野口昨夜是在值班。由各个卖场每晚派人依顺序轮流值班，是这家公司的规矩，也是多年沿袭下来的习惯。昨晚的值班人员中，店员是野口、我，还有那边站着的五个人，加上三个清洁工，总共是十个人值班。因为是睡同一间值班室，值班者彼此之间多少相互认识。昨晚的情形吗？你也知道，现在公司每天营业至晚上九点，打烊后至完全收拾妥当约需四十分钟。昨晚，我们各自分别锁紧门户后，熄灯就寝时已经将近十点。野口换上睡袍后，又出去了，我以为他去上厕所，并未特别在意。之后，直到凌晨四点被警察叫醒为止，我一直睡得很沉。值班室吗？清洁工是在一楼，我们则是在三楼后边。从六楼通往屋顶的门吗？并没有上锁。”

值班的店员说完后，乔介问其他八个人，除了上述内容外，关于昨晚的事，是否还有另外的发现。但是，没有人做声，只有童装部门的值班者表示，昨晚因为牙痛，折腾到凌晨一时左右才睡着，其间完全未注意到野口达市的床是空着的，也没有听见任何怪异的声响。

接下来，乔介提出有关首饰的问题。

贵金属部门的主任一面用手帕拭着鼻尖的汗珠，一面说：“我是刚刚接获通知才吃惊地赶来的。野口是个好人……这件事很遗憾，他不是会被人怀恨之人。首饰失窃？我认为绝对与野口无关。首饰是前天打烊时遗失的，总共是两件，加起来约值两万元。依当时的状况推测，嫌疑犯应该是混在客人里头。不过，贵金属部门的店员当然不必说，全公司店员都接受了搜查，整栋建筑更是由上到下仔细搜寻。这一两天里搞得一团糟，却没想到又发生了这种事，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主任讲完时，运尸车正好抵达，三位值班的清洁工抬着尸体，有点恐惧地以踉跄的步履运出。

乔介似有些不忍心地看着，不久，回过头来，边拍我的肩膀，边叫着：“走，我们去屋顶。”

百货公司看样子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不知何时，各个卖场都已经来了很多店员和专柜小姐，有的正折叠盖在商品上的白色纱巾，有的正忙碌地搬出商品摆饰。我们从电扶梯上望着这一切，很快便抵达屋顶。

立刻，刚刚在店内的郁闷心情完全舒畅了。我远眺初秋晴朗天空下的街道屋瓦，不断深呼吸。

乔介走向应该是被害者野口被丢下的东北侧角落，弯腰仔细看着贴地砖的地板，然后把手伸入铁栅环绕的内侧三尺宽的植栽区，扒动灌木根部的泥土。不久，他露出复杂的表情，对着我静静地开口——我正在出神地望着在西侧角落喂食老虎的警卫和在东侧露台上修补气球的男人。

“你正在看老虎，对吧。怎么样，要不要也去喂食？……这可是

一桩很有趣的案件哩！”

乔介已经往楼梯口走去。我一面在想，他终于介入这桩案件了，一面也忍不住为内心深深的好奇所吸引，跟着他下到六楼。在这里，我先进入电话室，向公司报告大略情况，完成身为新闻记者的职责后，然后拉着乔介走向餐厅。

毕竟只是早餐时间，餐厅内静悄悄的，只有靠窗的一桌坐着调查主任和他的一位部下，正在大口咬着三明治。一见到我们，他马上站起来，邀我们同桌用餐。我们也爽快地就座。

女服务生过来点餐时，正望着四周华丽铁格子窗的乔介叫住她，确定大楼的每一层窗户都有铁格子窗围住。

不久，我们开始用餐。调查主任边啜着红茶边说：“事件虽然复杂，不过很容易解决，因为，我是实地验证主义者。当然，杀人行凶是昨夜十点至十一点之间发生的，今天凌晨零点至三点之间尸体从屋顶摔落地面。不论从时间上来看，或是从门窗紧锁、无法从外面进入这点来推断，凶手很明显是公司内部的人。不，讲得更清楚点，也就是昨晚留在公司的人。这件事我只告诉你们，昨晚值班的人我们都正在彻底调查。只是，稍微有一点麻烦的是首饰方面的问题，如果是偷窃首饰的人杀害野口，为何要丢下首饰？如果被害者本身是偷窃首饰者，则杀人动机是什么？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检测出首饰上的指纹。那么，你们慢用……”

调查主任说完，带着手下的警员走出餐厅。

一直默默吃着早餐的乔介嘴角浮现一抹微笑。“那人是你堂兄吧。日本的警察总是以犯罪动机为第一着眼点，其实那通常只是肤浅的方法，所以若碰上像此次这种乍看动机不明的犯罪事件，马上就会使事件复杂化。当然，找出动机是不错，我想要驳斥的只是视

动机为侦查犯罪的唯一线索的程序化单纯头脑。

“简单地说，关于这桩事件，我认为重点不在珍珠首饰，而是尸体上所呈现的三个特征。第一是颈部的致命伤及胸部勒痕——最初我误以为是鞭子之类的凶器所造成的非常明显的伤痕；第二是两只手上留下的奇怪的擦伤痕迹，其中还包括几条纵纹；第三则是肩膀、下颏、手肘等裸露于外的部位出现的无数擦伤。

“首先分析第一个特征。我马上能够推定凶手若非好几个人，就是力气非常大的人。同样的，第二项特征明确暗示受害者因为手中握住某种东西而受伤的事实。至于第三特征，那种虽然轻微却很粗糙的伤痕，很明显暗示凶器并非刀子或其他金属类器物，而是钝重粗糙之物，与造成掌中擦伤的凶器为同一物件，或是同样性质的物体。而这点又显示，会造成那种擦伤的物件，是存在于行凶——严格说，是凶手与受害者打斗的现场，或是凶手直接携带在身上。不过，我认为应该是后者。原因何在呢？主要是因为虽然施加的力气有强弱的不同，但是擦伤与颈部、胸部的勒痕，却具有本质上的共同点。你回想一下受害者那变成土色的擦破出血的颈部，然后根据极幼稚的观察和推理——不论从颈部没有留下绳沟这点，或是皮肤擦破的方式这点——应该可以很容易地领会到和第二、第三处的擦伤是同一粗糙且巨大的凶器所造成的。

“根据对这些事实的分析，我归纳出的结果是，形成我所分类的三种伤痕的凶器乃是行凶所使用的唯一凶器。因此，受害者身上留下的几处擦伤，并非打斗时遭到掉在现场的奇妙物体由外部所造成的伤害，而是来自凶手手中不断攻击的像蛇一样的凶器。问题是，继续推断的过程中，最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受害者掌中留下的奇怪至极的擦伤痕迹。你总不能说死人会走钢索吧。

“接下来，那无数的擦伤痕迹乃是打斗时所造成的，这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但是，打斗，也就是行凶是在哪里进行的呢？当然，如果是在室外留下那样多的他杀痕迹之后再吧尸体搬运到屋顶上推落，假装成是失足坠死，怎么说我都无法相信，更何况还有门窗紧锁的问题。那么，是在百货公司内行凶吗？为了证实此种解释，我必须阐明从被害者与凶手打斗至遇害为止，完全未曾求救的惊人事实。这表示，行凶的最后地点是在屋顶。”

“这种推断方式很平常，警方应该也有同感吧！不过即使有同感，在我下判断之前，至少会明确地否定其他的一两个问题。比如，刚刚我从被害者身上的致命伤特征推测的凶手若非好几个人，就是力气非常大的人。但是，关于‘凶手是好几个人’，根据上述的分析已经否定，因为，以那种方式搭配的值班人员，不可能串通共谋。结果，凶手就是力气非常大的人物了，而力气非常大的人物是谁？”

“事情真的很复杂呢！”我入神地听着乔介的说明，到最后变得非常激动。

乔介点着香烟，深吸一口后，眼眸里绽出光彩，接着说：“复杂？你错了，很简单。这么说也许会被认为对歇洛克·福尔摩斯过度着迷，但他讲过这么一句话，‘如果排除掉一切不可能的情况，剩下的就是真相’，你认为呢？凶行现场是屋顶——此时，必须注意植栽区未留下脚印这点——而且凶手是力气非常大的人，持有能够在被害者掌中留下奇怪擦伤痕迹的凶器。我们就以这些线索为基础进行最后的调查，首先，我们去买一把放大镜，然后再上屋顶一趟。”

我们站起身，走出餐厅。不知何时进来的客人让餐厅恢复平时的喧闹。穿过走廊上往来的人群，能听到楼下乐器部门传来明快的爵士乐曲声。



在四楼的眼镜卖场买了中型的放大镜，我们穿过人群，再度上到屋顶。可能因为发生了命案，一般人被禁止上到屋顶，只有相关的几个人以好奇的眼神望着我们。

乔介蹙紧眉头，一面摇头，一面以锐利的目光观察着屋顶各个角落。不久，他催着我来到似是尸体坠落的东北侧角落，开始用放大镜比刚才更仔细地检查铁栅和植栽区。没过多久，他离开该处，好像搜寻某种记忆般，边低声喃喃自语，边走向西侧的老虎栅栏。在这儿，他凝视着悠然打盹的公虎，陷入沉思，突然转身，望着万里无云的天空一隅，两眼闪动光芒，大步走向东侧的露台。

露台上，一个灰色的大型广告气球正展现出异样的姿态，缓缓地在明媚的天空中上升。我不由自主地深吸一口气。

令我惊讶的是，乔介拦住负责升起气球的男人，开始冷淡的问话。

“你今天早上什么时候来这里？”

“昨天晚上天气恶劣，基于自己的责任，我很担心，所以今天早上比平时稍早，六点半就上班了。”男人边反转卷线机的摇把，边微笑回答。

“这么说，你六点半就在这露台上了？”

“不，没有。六点半是我抵达公司的时间，之后听人家说及事件的经过，又看过尸体，来到这里已经七点了。”

“当时露台上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我没有特别注意，不过，瓦斯管被丢得到处都是，广告气球的浮力下降得非常多，已经摇摇晃晃地飘降至低处，好像快要掉下来了。不过在恶劣天气过后，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广告气球夜间也会飘在空中？”

“不，通常会放下来绑住。不过，有时候也会疏忽天气变化，就